

南京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 社会实践报告

报告题目	物理学院学科百年“口述历史”暑期社会实践 (校级实践团队)
负责学生姓名	张楚珩
所在院系	物理学院
专业	光电科学系
负责学生学号	121120173
指导老师	鞠艳

团队成员基本信息

成员姓名	学号	所在院系
戴天誉*	121120016	物理学院
房涛*	121120024	物理学院
李佳悦*	121120057	物理学院
宋彦蓉**	121210025	物理学院
王星环	131106003	外国语学院
袁中杰**†	121120168	物理学院
张楚珩**†	121120173	物理学院
钟贤鹏**†	121120196	物理学院
朱翊玮**	121120205	物理学院

(*标注的为在周芳玉老师班上的同学, **标注的为在甘季国老师班上的同学, †标注的还参加了另外的社会实践活动并提交报告)

南京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

二零一五年九月

目录

前言.....	3
正文.....	4
结语.....	6
附录一 部分实践成果展示.....	8
附录二 个人实践感想.....	14
附录三 实践团队分工.....	20
附录四 实践图片.....	21

前言

“百年物理，口述历史”是2014年由南京大学团委在物理学院立项的学生示范项目，是校级暑期社会实践团队之一。本项目的宗旨是通过校内采访一些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老教授，了解他们在过去几十年和南京大学物理学院一起经历的风风雨雨，通过老教授们的口述还原南大百年物院的真面目，以此加深我们对南大物理学院的认识，并激发南大物院乃至全校在校学子积极进取、立志向上的青年精神。

2014年7—8月，“百年物院，口述历史”实践团队成员由自主报名的原则组成，成员主要来自物理学院、文学院和外国语学院，我们的团队是一个优秀、团结而富有创造力的团队。在校团委老师、物理学系教授的指导下，项目成员逐步开展了实践活动。

本次实践主要分为两部分：“口述历史”访谈活动和暑期社会实践访谈实录整理成册出版活动。第一部分的时间为2014年7-8月份，通过走访南大物院老院士以及其他一些老教授，使同学们近距离了解不同时期中的前辈们的实践和奋斗经历，激发南大学子积极向上的学习热情，该部分的采访者主要为物理学院志愿者团队。

第二部分的时间为2015年1-8月份，志愿者团队经精心整理和审定排版后所有文字和图片将整理成书，并于百年院庆之际面世。我们将为每位接受采访的老先生奉上一部，作为维系南大物院校友与母校的情感纽带，为今后的校友发展和联络起到带动作用。经过了多次采访、整理后，我们的实践项目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总共近二十万字的采访记录。其中有采访稿三十篇、采访感想十五篇，同时提炼出了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在不同发展时期的图景，以及发生在师生间的各种温暖有趣的小故事，这些采访，让我们有机会去接触南大物院的老先生，聆听他们的奋斗经历和人生感悟，增加了我们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认识，让我们获得了丰富的体会。

正文

1. 实践内容

首期工作开始于2014年暑假初，确定采访名单，分配采访小组，循序电话或邮件约定采访时间地点。约1周后采访工作正式开始进行。

- 7.10, 采访欧阳容百老师。
- 7.12, 采访曹天锡老师，都有为老师。
- 7.16, 采访祝世宁老师。
- 7.17, 采访张世远老师。
- 7.18, 采访程建春老师。
- 7.21, 采访杨明生老师，姚希贤老师。
- 7.25, 采访翟宏如老师。
- 8.07, 采访张淑仪老师。
- 8.18, 采访潘元胜老师。
- 8.26, 采访王炜老师。

9月—11月间，团队将采访中采集的录音稿整理为文字，并分别校对，确保信息准确无误。录音文字整理完成后，陆续开始编辑工作，将老院士及前辈的口述资料中提到的人事片段整理为独立小故事集，并按照时间顺序归入历史背景，整理出一份有明确纪年段的物理学院发展实录。与此同时，按照采访对象身份和访谈主题，为不同时期不同背景的人物以及同一时间的不同视角叙述开辟专栏，分出院士专栏，中大时期，金大时期，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往昔追忆等，以不同角度完整呈现同一历史时期的面貌。

首期工作完成后，于2015年寒假期间又对一批前辈进行了补充采访，如2014.12.12采访陈如松，12.16采访孙健，2015年1月采访了龚昌德，杨明生，孙广荣，补充采访了金国钧，冯致光，陈锡光，张序余，潘元胜，周进，臧文成，胡安，熊诗杰，吴培亨，王凡，施毅，对欧阳容百，张世远，都有为，翟宏如，姚希贤，杨明生等人进行了回访，收集到大量的补充资料，使口述历史体系完整。

另外，通过不同渠道，我们征集了许多物理学院老人的追忆文章，补完了对已经去世的前辈的回忆和形象重塑，包括魏荣爵，蔡建华，梁昆森，吴有训等等。

每次采访的录音和照片资料都保存在网络上，经精心整理和审定排版后所有文字和图片将整理成书，并于百年院庆之际面世。我们将为每位接受采访的先生奉上一部。

结束采访回到学校以后，我们才意识到本次实践活动中真正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搜集来的大量信息资料一片混乱，需要进行认真细致专业的整理。我们需要对不同同学的采访稿进行统计、整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我们还需要把本次的实践结果写成论文形式，并要制作相关的视频等多媒体资料。所有的这些加起来的工作量是非常巨大的。但是我们团队的成员并没有因此而抱怨或者偷工减料，我们再次共同努力，明确分工，高效有序的完成了相关的任务。我们在忙碌劳累的同时也在享受着我们通过劳动带给自己的喜悦和成就感。

2. 实践体会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是论语中的一句话，说的是一个人整夜不食不寝去思考钻研一个问题，没有什么好处，不如亲自去学习研究。实践的过程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必经之路，在这个路上，你不再是个孩子，而是在锻炼，在成长，跌跌撞撞，且歌且行。青春的光阴留给我们更多的是奋进的号角与激昂的乐谱，也许每天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来，也许每天都要为了完成当天的任务而焦头烂额，也许每天都要为了明日的采访做着准备，但我们是快乐的。不再是不为浮云遮眼之势，更在一览众山之躯。

我们实践，我们快乐。作为实践，这样的一项活动，也必须有其流程经营。从开始的确定任务，到队员的选拔再到实践的开始，分工，任务的布置，或许疏一看，甚易。但实则不然，在这过程中不是冷冷的追求学术上的严谨，更是寻找种人心向往的科学之美。孙中山说“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每个人在我们这个团队中贡献着自己，以追求物理学院的精神传承为目的，大胆的去想，去做，在这个团队中关心着对方，真正做到了团结，奋进，有激动，有感动，有触动。

“在大学里学的不是知识，而是一种叫做自学的能力”。这次实践后才能深刻体会这句话的含义。采访是一门学问，以前我们并没有系统学习过，为了这次实践活动，我们不得不自学相关的书籍。为了确定合适的采访问题，我们翻阅大量书籍了解老先生的辉煌事迹。为了在采访中表达得体，我们还专程看了不少新闻采访资料。为了完成此次实践活动的所有任务，我们在工作的同时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第一次参加社会实践，奔走于社会中，我们遇到过许多的人、许多的事，感悟了许多，回来后也了解到了其他团队实践的相关情况。这些使我明白大学生社会实践是引导我们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投身社会的良好形式；是促使大学生投身改革开放，培养锻炼才干的好渠道；是提升思想，修身养性，树立服

务社会的思想的有效途径。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有助于我们在校大学生更新观念，吸收新的思想与知识。短短的暑期社会实践一晃而过，却让我从中领悟到了很多东西，而这些东西将让我终生受用。社会实践加深了我与社会各阶层人的感情，拉近了我与社会的距离，也让自己在社会实践中开拓了视野，增长了才干，进一步明确了我们青年学生的成材之路与肩负的历史使命。社会才是学习和受教育的大课堂，在那片广阔的天地里，我们的人生价值得到了体现，为将来更加激烈的竞争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希望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从实践中得到锻炼。

不论第一天大家在组会上为了提高团队工作效率方案的讨论争论不休，不论每天在外采访教授的队员顶着烈日，汗珠滴落早已浸湿全身的队服，更不论每晚写报告，写日志，总结全天，为明日准备到深夜。每天的采访，吃饭，采访，总结，休息，成为了我们的主线，每天奔波南京城的大街小巷，我们询问着，感受着，目的只是完成实践，让自己明白更多属于我们，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真谛。只因为我们知道，孵化梦想，需要汗水与坚强的臂膀，我们付出，我们收获，我们快乐。

在对物理学院老教授的调查实践中，我们感受到了他们刻苦钻研的精神，他们有的出身贫寒，甚至食不果腹。我们在感受，感受着这份坚韧，经过我们的采访，知道了他们求学的艰辛，当时受教育的困难，在感动的同时，我们更多了一份宽慰，因为，我们现在有着更好的学习条件。或许，我们的实践不能反应物理学院的这份厚重，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实践能够受到更多人的关注，更多人注意到在我们南大物理学院的薪火传承。我衷心的为自己为一名南大学子感到自豪。

实践活动结束了，每个人在思考着这几天发生在我们身上全部，少了那些青春的张狂，多了些青春的踏实，少了那些青春的迷茫，多了些青春的奋斗，“物院百年，桃李天下”这个词，不再是一个名称，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当来到这个精神家园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明白，什么是奋斗，什么是团结，什么是一个团队。这样的实践，这样的我们，这样的，快乐。

结语

1. 实践总结

老教授们大多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生人，历经了抗战、解放战争、政治运动迭起的建国以后、改革开放以及终于不再颠沛流离于战争和政治运动的现在。他们的故事，是整个动荡时代在个人生活中投射下的影子。当我们采访他们时，他们宁静而安详地坐在椅子上微笑着，所有的精心动魄最后化作了云淡风轻，坐在面前的只是寻常的老人家，缓慢地讲述着故事。

童年战争的苦难以及盛年时政治运动冲击的后果是他们最好的年华都消耗在了政治环境里。强者从来不过抱怨外在环境的限制——即使在坎坷的经历中、艰苦的环境里，他们依旧实践着自己对于学术的坚持，并且做出了即使今天的学生们在如此优渥的学习条件里也很难达到的成就。有在政治运动中远离政治专心钻研的教授，也有因为质疑文革讲真话而被迫卷入政治斗争的教授。他们都在追求一种叫做“真理”的东西，而真理是不拘泥于形式的，无论它是专心钻研出来的科研成果，还是通过质疑重新思考哲学意义。而对于一代又一代科研者们来说，这两种形式缺一不可。前者寄托于智慧与汗水，后者体现于坚贞高尚的人格。因质疑、思考普适性的哲学价值观而通过外界反观自己达到自省，不怨不艾，在坎坷的命运里，磨砺出坚贞高尚的品格，因此他们宠辱不惊。荣耀并没有给予他们不可一世的傲慢，他们行走在校园的角落里，与别人擦肩而过时，智慧的光芒隐藏在朴素的衣着下，如果不是案几上一摞又一摞的书本资料，很难想象，坐在对面的接受采访的老人就是在科学研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教授。过往的磨难也并没有摧折他们继续生活继续研究的信念。采访开始前，我们对文革这个敏感话题的处理不知道如何拿捏，担忧老教授们对于这个话题的态度。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毫无保留地面对过往的真诚。他们在真实的叙述里掺杂了许多趣闻，使得那暗无天日的岁月看起来生动活泼。

他们大多成长于旧时代，幼年同时接受着古典文化的熏陶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有教授热爱苏联小说，还有教授即兴背诵《滕王阁序》。传统知识分子的含蓄新式知识分子的开阔兼而有之。文化的力量直接影响着人格，不同文化里对于崇高精神的颂扬都源源不断输送到他们的观念里，温文尔雅有古风。

在和大家做采访的过程中，不止一位教授表达了他们对于中国未来的展望。即使被过往的岁月泼满了风尘，也依旧相信未来，拥有年少时的勇气。

每位教授都是一部行走的历史，有悲凉有欢乐，还有聚散离合。他们认真地活着，不论在哪个年代，都以最真诚的态度面对生活的给予，即使这种给予是苦难。

2. 实践反思

这次《物院建立百年——口述历史》实践得到了学校和院里面的高度重视，前期的宣传力度十分到位，不仅仅是物理学院本院系的同学积极参与，更有其他院系的同学被南大物理的魅力所吸引，投入到这次的实践活动中来。使得这次的活动不仅是物院的百岁生日，更为各院系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这次的活动促进了同学之间的交流，本院系的同学相互熟知，更有可爱的外国语学院学妹和“旗袍”学姐的亲情加盟，项目组成员之间的气氛也变得活跃了许多。

在实践活动初期，项目组的负责人召集全体成员召开了动员大会，对人员进行了合理的分组和对任务的分配，组内也对组员进行了明确的分工，提高了之后开展工作

的效率。由此可见我们项目的负责人还是非常有责任心和领导工作的能力的。每个成员拿到自己的任务之后也是积极的开展工作，照着联系人名单各种打电话，发邮件。一次打不通在接着打，持之以恒，终于把有联系方式的老师都联系到位。在联络的过程中我们的成员也非常注重礼节，不至于被误会是骚扰电话，可见我们每一个组员也都是富有责任心和执行力的。在采访进行之前，采访组的成员都会在事先做好采访的各项准备，包括采访地点的选取和预订，采访设备的架设等等；在采访过程中，有经验的同学会先引出话题，让受访老师越聊越嗨，同学们也都听得津津有味；在采访结束后，同学们再与受访老师亲密地合照，更有同学怀着崇敬之情恳请各种大牛老师的签名，浓浓的都是师生情呀！后期对录音文件的转录工作繁琐且乏味，但所有的同学都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总的来说，这次的实践活动，从初期的活动策划，中期的任务执行，再到最后的工作总结，各成员都各司其职，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同时我们成员之间也一直保持着和谐的气氛，让人有一种家的感觉。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前期的联系工作，小组资料与院系提供的资料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以至于拖缓了整个活动的进度；采访组人数的多变性导致了一些类似采访空间不足，采访气氛冷淡等问题；采访过程中对话题的把握和资料的挖掘不够深入等等。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反省，在以后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加以改进，力求更完美的完成实践任务。

附录一 部分实践成果展示

因为实践所写就的采访记录总计二十余万字，并且最后成书《南大百年物理——口述史》，并且将在近期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下面仅摘录一份姚希贤老师的采访稿和一份根据翟宏如老师的采访稿所提取的小故事。

1. 姚希贤老师采访稿

7月21日下午，采访组一行人于物理楼233室见到了姚希贤教授。姚希贤教授今年已经82岁，但仍坚持每天去位于低温楼的办公室。问其原因，老人自诩“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偷得半日清闲。

尝有报国志

姚希贤小学时住在上海租界，每年“双十节”开国庆大会，唱国歌，演抗战戏。1941年他读小学四年级时上海租界沦陷，后学校开设日语课，但当时的学生都不肯学日语。他们的先生就动员他们说，只有学好日语了解日本后才能打退外敌。但最后他依然没有学好日语。直到几十年后，姚希贤去日本交流，这才重新拾起日语。

姚希贤中学读的是上海中学，是当时的江南四大名校之一。当年老师没有中国教材可用，高中上课用的就是外国的大学教材，老师多用英文教学，只有水平较差的老

师采用中文授课。那时学生都有两本教材，一本英文一本中文。开始时学生并不能读懂英文教材，在上课时把英文教材摊出来，课余就把中文教材拿出来。后来到办公室里找老师答疑，才发现有些老师也是用两本教材。

姚希贤的物理老师是清华毕业生，功底扎实，教学出色。他的另一位老师叫霍秉权，当年华罗庚在清华做助教时，其为教务长。中学时这些老师讲相对论等问题时的情形给姚希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继而他在大学选择了物理系。

1950年姚希贤中学毕业，受新中国成立的影响，他放弃清华与交大，选择了大连大学，院系调整后他到了东北大学。姚希贤读高三时，许多青年学子被战争胜利所鼓舞，高中毕业前就退学去外地考专科学校，或是去学一年的技术，希望为建设新中国添砖加瓦。许多人到了外地之后因条件艰苦而退缩，重又回到上海。也有同学继续坚持，回来后鼓励姚希贤也投身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去，希望他支持东北，支持革命。姚希贤在同学的感召下，最终在几所院校中选择了位于解放区的大连大学。

今日姚希贤回想起当年“冲动”的选择，提起了契诃夫在《带阁楼的房子》中的一句名言，“一盏灯是照不亮整个院子的。”他相信，“一个人做好事，是救不了整个社会的，要照亮整个院子，一定要改天换地，一定要革命。要照亮整个房子，必须要整个社会一起，社会要有大的变动。”从大上海到东北解放区，年轻的姚希贤用自己的实际选择诠释了这一信念。

细推物理须行乐

姚希贤读书时，大学条件很差，教学条件也差。学生基础薄弱，甚至许多教师对一些课程都并不熟悉。至于热力学、电动力学等课，许多教师更是不懂，只有些老教授能教。上到原子物理学时，老师讲讲就说，这个东西他下次上课时再交代。学校没有讲义，教授们就自己来编。那时学习苏联，学生们每个人都是拿一本俄文的普通物理教材。后来他自己做了老师，倒觉得当年上的课并不是很难。

1954年姚希贤来到南大任教，第一年教的是普通物理和实验。时至今日，他仍记得第一年带实验时和学生一起做过的那些实验。姚希贤研究问题时喜欢“钻牛角尖”。在学习变分法时，他就曾比较“两端不变”和“两端变化”的适用情况以及结果的异同。但同时他也说，直到现在，他依然有些问题没有搞懂，比如接触电压的定义和分子涨落。

当年南大的老师们也专注学术，很有特点。京剧中有翻跟头，当时江苏周氏两兄妹翻跟斗很厉害，梁昆森就做了个简化模型来求转动惯量。梁昆森的简化模型忽略了人翻跟斗时缩手臂所需的时间，将力都转化为内力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当时也教理论力学的方伯成很不服气，认为梁的模型太过简单。方认为动的时候是需要时间的，动作变化需要一步步来。梁、方二人之后就这个问题争论得不亦乐乎。最后，蔡建华出来说这个问题他已解决，没什么好争论的，讨论这种问题显得水平太低。

经历了“反右”、“文革”等社会动荡后，姚希贤终于可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上去。1979年，他终于迎来了一次大的机遇，“时来运转”。1975年，姚希贤的论文《关于电阻分路约瑟夫森结的解析解》发表在当年05期《物理学报》上。后来蔡建华到美国去，参观实验室的时候，发现美国人在黑板上的讨论的文章，就是这篇文章。那个时候国内物理学界就知道南大有个姚希贤，美国实验室里有教授叫学生看他的文章。

难为桃李颜

五十年代“反右”运动开始，南大老师大多受到波折，学术研究受阻甚至暂停。“大跃进”时期，时任校长的郭影秋提出口号“教学为主，突出科研，加强劳动”。姚希贤和方伯成两人负责在院子里挑水种菜。59年提出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那个时候学校甚至在现为中美中心的地方养猪。

“大跃进”时期很多人争着入党，唯姚希贤和方伯成二人觉得自己的思想还不够好，还是不入党的好。“文革”时期有人总结“陶园八怪”，姚和方二人赫然在列。当时放了个电影，是雨果的《悲惨世界》，冉阿让被批为人道主义。学校要求讨论人道主义不对。方伯成却提出来说，人道主义怎么不好，怎么能说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呢？当时郭影秋就把方伯成树立成被批评的靶子，在方讲完后问他发言的中心思想。结果方伯成写了个聊斋那样很小的文言文章，文章结构跟《陋室铭》一样，中心思想就表达在其中。最后文章被发给大家讨论，讨论人道主义到底如何。之后又在大礼堂让方伯成上去讲，他讲完以后其他人一个一个去批判他。

时任教研组主任的周衍柏也很有意思。他上去批判时说，地主阶级做好事，为什么要施粥却不施饭？好事做到底，地主应该请穷人吃饭而不是吃粥。当时他的阐述有五层，批判地主做好事不彻底，穷人不要吃粥，要吃饭。以前地主阶级做好事只有施粥没有施饭，为什么施粥？姚希贤却认为，这样粥多一点，相对来说也便宜一点。做好事也不可能倾家荡产，做好事是拿出一部分来，不能叫他做好事的人为做好事而倾家荡产。

那些岁月学生也无心学习，整天忙于完成各种政治任务。“大跃进”中校方安排刚毕业的学生编写教学大纲。有些老师反对，向校方提意见。学校的回答很有意思，认为他们的学问虽然不是很好，但他们有一颗对党的红心。到了“文革”，许多学生把物理系的教材打包卖到旧书店去。他们站在毛主席像前说，坚决不读书了，坚决跟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坚决要把旧世界翻过来。

姚希贤始终保持思想的独立性，坚持用怀疑的眼光看问题。马克思主张怀疑一切，在那段岁月中，姚希贤也把这种“怀疑”放到了他曾经为之奋斗的社会上去。这样的态度在“文革”中给他带来许多麻烦。

一些小事

现今物理学院的大多数学生都知道院里有一个曾经和学生一起打CS，并且酷爱梦露的退休教授。今天提起这些事，他说：“这是和学生‘臭味相投’。”至于喜欢梦露，他很直接：“我喜欢看漂亮女孩子嘛。”

姚希贤认为自己学习物理靠的并不是努力，而是靠不时的灵感。现在他会回过头来看以前一些很简单的证明，例如勾股定理。但因为已入耄耋之年，知识遗忘，在很长时间他都想不起怎么证明。有一天晚上睡觉时灵光乍现，他就赶忙起床把想到的方法记录下来。但曾经让他名扬海外的“约瑟夫森结的解析解”，他却怎么也推导不出来了。

学术界亦有“派系”之争，部分研究所的门户之争很重。物理所初建超导时没有这方面的专家，便来南大请蔡建华和龚昌德去讲。南大扬眉吐气，许多六一届毕业的学生看到他们去物理所讲课都觉得很光荣。那时姚希贤就不愿参与到派系之中，超然争端之外。他觉得名缰利锁，名利不是他追求的东西。

关于学术，姚希贤有自己的看法。学术造假是个大问题，但究竟什么样叫做学术造假却很难说得清楚。至于抄袭，界定文章是否抄袭就更难了。中国学术界霸主很多，彼此之间的潜规则不少。这些学术霸主虽引领中国科技前进，但长久下去总归不是中国之福。不管是高校还是科研机构都不应该有“护短”现象的存在。缺点就是缺点，不能说成是优点。

后记

采访中，姚希贤教授提到自己不是个乐观的人，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他对社会和科学的未来依然感到迷茫。在临近结束时他还戏言，假如发生战争，国家让他冲锋陷阵他是跑不动的，但如果年轻几十岁，他绝无怨言。

苏东坡讲“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姚希贤教授不慕名利，经历许多波折却仍能坦然处之，他大抵就是这样的人。

2. 翟宏如老师

弱冠系虏请长缨

时间：1944年，高一

梗概：翟宏如欲响应“知识青年从军”的号召，入伍抗日，因成绩优异被同学劝阻。

1944年，抗战进入反攻阶段，情势十分危急，一度到了再次迁都的地步。此前已有大、中学生参军的潮流，军中也认为知识青年参军，对提高军队战斗力大有裨益，蒋介石便向整个国统区发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

此时翟宏如正在中央大学附中，也就是现在的南师附中读高一，慨然参加体检，欲上阵杀虏，但同班一个要好的同学极力劝阻，说“你功课好，还是留下来准备建设我们中国吧。”翟宏如的父亲是阎锡山手下的得力抗日人员，他只身入川时，父亲就叮嘱“努力学习科技，报效祖国”，因此，翟宏如虽通过了体检，最终还是留下来读书，而那位同学则加入了远征军。远征军负责打通滇缅之路，支援盟军，条件之艰苦、遭际之惨烈、后事之悲凉，在整个八年抗战中都是罕见的。这位同学有幸生还，后来在淮海战役中被打散，垂头丧气回到南京，还曾去中央大学探望翟宏如，不久随国民政府撤去台湾，从此音讯全无。

手钉棺木葬烈士

时间：1949年春

梗概：翟宏如参与组织“四一”爱国游行，事后为牺牲的物理系学长陈履绎钉棺木，安葬雨花台。

1949年春，国民政府内外交困，试图以赴北平“和谈”来争取时间，扭转败局，当时翟宏如在中央大学读二年级，是青年社的宣传委员，应变会的纠察队大队长，就参与组织了4月1日的大学生爱国游行，“反对假和平、要求真和平”。

戏剧专科学校和政治大学的学生在撤退途中遭遇国民党打手，司机当场被打死。消息传到中大，翟宏如和同学正在吃晚饭，着急万分，连忙组织起来，三个人一排，把女同学夹在中间，冲破沿途重重阻挠，到总统府要求严惩打人凶手，但负责人始终不出来，学生只能围坐在地。不久，大行宫方向就有汽车开来，上面坐满“黄狗皮”（编者按：国民党军人在抗战胜利后多穿美式军装，以黄色为主），一下车就提着棍棒高呼“打死你们这些小共产党”，疯狂殴打学生。

大部分学生沿着市内铁路逃回中大，翟宏如和一些同学来不及跑，就冒着门口警卫的皮带抽打，冲进总统府，物理系大四的程履绎就在这个时候摔倒了，但混乱中大家都没注意到他，慌忙躲进警卫排的宿舍，用床抵着门。只听外面一片混乱，约有五六个学生没冲进来，惨遭围殴，总统府的负责人怕闹出人命，才鸣枪遣散打手。事后经谈判，受伤的同学被送往鼓楼医院救治，翟宏如每天穿着长袍大褂、摘掉校徽，乔装前去探望、护理，但陈履绎终因伤势过重，于第二天去世。

4月10日，同班同学用救护车悄悄把陈履绎的遗体送往殡仪馆，解放后，翟宏如亲手为他钉上棺木，把他和其他两位烈士一起安葬在雨花台。陈履绎是有家室的人，他的家人父母在世时，来南京扫墓，常由翟宏如陪同。

双枪负身卫中大

时间：1949年春

梗概：四一惨案后，应变会组织站岗，南京解放当天，翟宏如和同学去警察总局里抢来枪械，武装保卫中大。

四一惨案发生后，国民党的打手——实际上就是解放战争里被打散的兵——在新街口游行，扬言“中大已经被共产党占领了，我们要去打他们”，学生深感威胁，遂组织自卫。当时女生宿舍只有一栋楼，而男生有六栋，应变会为了保护女学生，把她们分散到男生宿舍，每层楼安排一间，空出来的女生宿舍用于存放物资。男学生在校园里轮流站岗放哨，没有武器，就在木棒上钉钉子，条件非常简陋。

南京解放当天，老百姓冲进总统府抢东西，翟宏如和同学闻讯，立刻冲去警察总局抢武器，因为时局势非常动荡，有传言说国民党要打回南京，甚至还有一张中大进步师生的暗杀名单。警察总局在中大旁边，一幢三层小楼，就是如今的工艺美术大楼，大家冲进去一看，满屋子都是武器，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全都整整齐齐地架着。翟宏如当即和同学每人背两支步枪，又合力抬一架重机关枪跑回学校，另有手枪、子弹、防毒面具等等，能抢多少抢多少，当时俱是一腔热血，浑顾不得许多，如今回想，才发觉超负荷了。

学校一开始没有登记这些物资，有的同学对着大礼堂前的喷泉池试枪，弹屑四射，场面非常混乱，应变会恐出事端，遂让大家把武器全部上交，统一管理，由参加过军的同学负责检查枪支弹药的质量，然后把纠察队武装起来，那一晚，翟宏如和同学就是背着枪守卫中大的。

军阀留银济同乡

时间：1949年春

梗概：解放前夕，中大和金大的山西同乡会推选翟宏如去向阎锡山索要遣散费，阎锡山信守承诺，派人从上海送银入宁。

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在学生的要求下，给中大留下三千万金圆券的遣散费，当时通货极端膨胀，金圆券形同废纸，翟宏如作为应变会成员，便立刻和财务科的人一起，用这笔钱去中华门外一个私人的粮食市场买回三个月的粮油，囤积在图书馆的地下室，以应对国民党守城三月的计划。

然而实际上国民政府未战即退，留宁的学生无钱应对这样的大动荡、大变革，甚为焦虑，中大和金大的山西同乡便开会商议，认为阎锡山身为地方长官，应当负责，便推选翟宏如为代表，去山西省政府办事处面见阎锡山。阎锡山答应给山西的同学每人一百银元（按：当时银元为硬通货，相当值钱），但表示资产已全部转移至上海，他本人即将撤往台湾，银钱会派手下送来南京。

果然，解放第二天，地下学联主席华彬清便到宿舍找翟宏如，说解放军在火车上抓到一个国民党军官，此人携带了一箱银元，声称是给山西同学的，此事是否当真？

翟宏如说确有此事，学联和解放军核实之后，就把银元交给翟宏如，由他分发给两校的同乡。当时这一百银元着实解决了不少问题。

“后师”揽才授口语

时间：1946年，高三

梗概：高中口语教员Miss Ransom曾是“末代皇后”婉容的家庭教师，见翟宏如口语出众，单独为他辅导。

1946年，中央大学附中搬回南京后，聘请了许多高水平的教员，其中口语教员Miss Ransom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英国老太太，自十六岁来华后，便以教授英文为生，一度担任过“末代皇后”婉容的英语教师，终身未婚，亦不懂中文。而翟宏如自幼受家庭影响，英文极好，他的父亲毕业于教会学校金陵大学，姑父更是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一生致力于英文教学和研究，曾亲自辅导翟宏如，因此，Miss Ransom很快就注意到这个口语流畅、发音标准的少年。

每个礼拜四和六的晚上，MissRansom都会邀请翟宏如去她家，煮上一壶咖啡，或者牛奶，在闲聊中帮助他提高口语水平，还把当年与婉容的合影拿给翟宏如看。对此事翟宏如一直有些将信将疑，直到解放后，在市面上看到一本关于溥仪和他的后妃的书，里面提到这位Miss Ransom，才知道老太太所言非虚。周末Miss Ransom和朋友聚会喝茶，也常常邀请翟宏如参加，有时让他担任翻译。改革开放后翟宏如出访欧美，非英语国家的人就惊叹“你的口语简直像BBC！”有一次在底特律，和同样做物理教授的美国好友聊天，翟宏如还纠正了这位美国人的语法错误，引得朋友摇头大叹“真糟糕，我怎么让你给我指出英文的错误！”

附录二 个人实践感想

1. 口述历史感想——王星环

老教授们大多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生人，历经了抗战、解放战争、政治运动迭起的建国以后、改革开放以及终于不再颠沛流离于战争和政治运动的现在。他们的故事，是整个动荡时代在个人生活中投射下的影子。当我们采访他们时，他们宁静而安详地坐在椅子上微笑着，所有的精心动魄最后化作了云淡风轻，坐在面前的只是寻常的老人家，缓慢地讲述着故事。

童年战争的苦难以及盛年时政治运动冲击的后果是他们最好的年华都消耗在了政治环境里。强者从来不过抱怨外在环境的限制——即使在坎坷的经历中、艰苦的环境里，他们依旧实践着自己对于学术的坚持，并且做出了即使今天的学生们在如此优渥的学习条件里也很难达到的成就。有在政治运动中远离政治专心钻研的教授，也有因为质

疑文革讲真话而被迫卷入政治斗争的教授。他们都在追求一种叫做“真理”的东西，而真理是不拘泥于形式的，无论它是专心钻研出来的科研成果，还是通过质疑重新思考哲学意义。而对于一代又一代科研者们来说，这两种形式缺一不可。前者寄托于智慧与汗水，后者体现于坚贞高尚的人格。因质疑、思考普适性的哲学价值观而通过外界反观自己达到自省，不怨不艾，在坎坷的命运里，磨砺出坚贞高尚的品格，因此他们宠辱不惊。荣耀并没有给予他们不可一世的傲慢，他们行走在校园的角落里，与别人擦肩而过时，智慧的光芒隐藏在朴素的衣着下，如果不是案几上一摞又一摞的书本资料，很难想象，坐在对面的接受采访的老人就是在科学研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教授。过往的磨难也并没有摧折他们继续生活继续研究的信念。采访开始前，我们对文革这个敏感话题的处理不知道如何拿捏，担忧老教授们对于这个话题的态度。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毫无保留地面对过往的真诚。他们在真实的叙述里掺杂了许多趣闻，使得那暗无天日的岁月看起来生动活泼。

他们大多成长于旧时代，幼年同时接受着古典文化的熏陶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有教授热爱苏联小说，还有教授即兴背诵《滕王阁序》。传统知识分子的含蓄新式知识分子的开阔兼而有之。文化的力量直接影响着人格，不同文化里对于崇高精神的颂扬都源源不断输送到他们的观念里，温文尔雅有古风。

在和大家做采访的过程中，不止一位教授表达了他们对于中国未来的展望。即使被过往的岁月泼满了风尘，也依旧相信未来，拥有年少时的勇气。

每位教授都是一部行走的历史，有悲凉有欢乐，还有聚散离合。他们认真地活着，不论在哪个年代，都以最真诚的态度面对生活的给予，即使这种给予是苦难。

2. 我们，只是听故事——戴天誉

讲故事的人平平淡淡，再怎么惊心动魄，不过是自己的一段人生。听故事的人热热闹闹，再怎么光怪陆离，不过是别人的一部传奇。我们只不过是听故事，有的只是想象与好奇。

都有为

去见都有为的早晨大雨如注。一醒来便冒着倾盆的雨赶往鼓楼，敲开教授的门，已有早到的同学开始采访了。都教授个子不高，瘦瘦的，略有些秃顶。他随意地坐在电脑椅上，身子微微前倾，非常普通的深灰色尼龙袜搭配黑色皮鞋，裤管稍稍高于脚踝。看到我们来了，他即刻起身，亲切地招呼我们坐下。办公室不算大，但很敞亮，棕红色的书架上整整齐齐地码着各类期刊。窗台上放着几盆植物，宽阔的绿叶垂到地上。墙上挂着一幅画两幅字，靠墙是简简单单的黑皮沙发。角落里的台子上摆着一个大花瓶，前面是教授的小幅肖像。

都教授毕业后留校仅三个月就去了农村，接着就是大炼钢铁，肃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十几年后才重返讲台给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带实验课。也许是类似的故事听多了，我问教授，在农村的十几年是否曾经偷偷地看书学习过，没想到他只是笑道：“那个时候在农村干活都很忙，不允许看书也没有条件看书。”十几年的空白，十几年后再拿起书本重拾科研，一切都得重新开始。从在教学楼的拐角捡瓶瓶罐罐开始，从完全不懂英文对着字典一个个查单词看文献开始，到最后的磁学专家中科院院士，都教授叙述得波澜不惊，但我知道，这一笔带过的是几十年的挑灯夜战勤勤恳恳。

我第一次感到深深的汗颜，没有轰轰烈烈的理想，没有掷地有声的誓言，甚至连刻骨铭心的热爱都很难看出，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中，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到了世界前沿。

曹天锡

和曹老师约在物理楼的会议室见面，我们早早去了坐在屋子里等，又怕老师来了不认识路，扭捏了许久，决定派女生下楼接老师。我们三个在门口等了片刻，从侧门慢慢地走进来一个老者。我急忙激动地拉住另外两个妹子，激动地语无伦次：“这是不是，是不是，曹老师？”老人佝偻着背，矮，瘦，轻薄的素白衬衫，胳膊上拎着个环保袋，细软的灰白头发，依稀能分辨出年轻时的清秀模样，微笑着的双眼极温和地看着我们。正是曹天锡老师。

曹老师一见我们便说：“我就住在这附近，你们之前问我能不能来采访，你们随时来找我都可以的，给我打个电话，我能来就会过来。”又笑着说，“你们打扮得真漂亮，这在我们当时，可是不允许的。”

待到会议室坐下，他便掏出来一本薄薄的练习本，让我们把自己的姓名院系邮箱都留在上面，并跟我们说他看到什么可能对我们有好处的东西，都会邮件发给我们。果然，采访结束后，我们都定期地收到了他的邮件。

听说我们采访的团队中有一个学西班牙语的妹子，他很感兴趣地和她聊起了西班牙语，又告诉我们他小时候在法租界长大，所以那时候在中学里面要学法语，后来被日本沦陷了必须学日语，上了大学科研需要又学了英语。我不禁想到我们团队中一个中文系学姐说的：“在我们看来是‘兴趣’‘特长’这一类的东西，在他们那一代人只是生活。”

“我是上海地下党出身。”就这么一句开头，枪林弹雨歌舞升平的旧上海在我脑海中缓缓浮现，可惜曹老师对这段经历并没有多谈。英士大学、复旦大学、南下工作，一路折腾到南京大学，已经是28岁的年纪了。严苛的学业，繁重的党支部工作，反右的精神压力使得曹老师最后得了神经衰弱，不得不休学。他的一句话让我到现在都很印象深刻：“你们学了物理就不要想玩，想玩就不要学物理。”

祝世宁

见到祝世宁教授的第一眼，脑海中只浮现出了两个字“男神”。笔挺的衬衫西裤，俊朗的五官，温和醇厚的嗓音，标准的普通话，祝世宁教授给我们的感觉便是完美。他是在金陵中学上学，每天下午两节课后便组织天文小组，自己磨镜片制作望远镜，看土星的光环金星的盈亏。每一个人探索世界的欲望大抵是从仰望星空开始。可惜如今，雾霾模糊了星光，高楼割裂了的天空，也许有一天，我们再也无法在浩渺的夜空下感受人类如蜉蝣，人生只须臾。那时，大概，我们也会失去对世界本原的好奇。

他的际遇可谓一波三折，从金陵中学毕业后，当农民当工人，又从淮阴师专起步，直至考上南京大学的研究生，加入闵乃本教授的课题组，当选为南京大学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我以为当一个人在最好的年华，在本应为着理想奋斗的岁月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难免会有些不忿与抱怨，但祝世宁教授却很泰然。他说，人生就是各种复杂的经历，经历的过程中不要过多地计较埋怨，去适应去体验，慢慢地长见识，这样就能不断地感觉到生活对你的滋润。际遇只在一时一地，多少年后回首再看，又岂知不是塞翁失马。

杨明生

杨明生老师是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毕业后一直在做行政工作。他一件蓝黑条纹的POLO衫，声音很洪亮，也很健谈。但他却说自己曾经因为是从农村来的，比较自卑，非常不善交际，第一次当辅导员上台讲话还脸红。后来因为锻炼得多了才慢慢变得善于交流。

一进他的办公室，他便拿出矿泉水来分给我们喝，我们告辞的时候还特意将我们送到了电梯口。

翟宏如

采访地点是翟宏如教授的家。这位教授，我们对知之甚少，网络上的资料也寥寥无几，因此去拜访之前心里很是忐忑。我们摸索着找到了他家，敲门却没有人应，许是在屋里没有听见。后来还是打了电话，过了许久门才打开。原来翟老师腿脚不便，每挪一步都要耗费极大的力气。刚进门，我们不免略有些拘束，翟老师张罗着要给我们泡茶，我们急忙表示自己带了水，婉拒了。

他的家一如所有老年人的住所，狭小拥挤甚至略有些阴暗，客厅里依靠日光灯照明，杂乱的东西很多，瓶瓶罐罐各种纸盒堆得到处都是，但码放得整整齐齐。翟老师的脸型方方正正，眼袋较重显得不是很有精神，穿一件轻薄的米白色衬衫，上衣口袋别了一支签字笔。

翟老师1947年入校，他是我们采访中的唯一一个在国立中央大学念书的老师。遭受日军的轰炸；英语老师Miss Ransom曾经是婉容的家庭教师；闹学潮去总统府情愿；经历“四一”血案；埋葬在抗争中牺牲的同学亲手钉上棺木；面见阎锡山要求其逃往台湾

前支付山西学生的生活费；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翟宏如讲来无悲无喜无怒无嗔，唯有岁月沉淀下的沉静与安宁。

我们即将告辞的时候，翟老师的夫人才从里间出来，看到我们去采访的是三个女生，便很热情地拉住我们：“我最喜欢女同志了，我只知道他今天有事，便没出来，没想到来的是几个女同志。”这是我们才知道，翟宏如教授的夫人陆渝蓉曾经是翟宏如老师的学生，后来成了大气科学系的教授，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当过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

陆渝蓉老师的眼睛很漂亮，光彩动人，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八十岁的老人竟然能拥有如此明亮的眼睛，她的五官很精致，可以想象当年一定是个大美人。

她拉着我们又说了好些当年斗争的往事，还指着翟老师说：“他当年可是大英雄，他们都说他不要命。”略略带着自豪，满满的小女儿情态。她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我从小就想以后当老师，我就是喜欢教书，做研究。所以中学的时候我根本不关心政治，也没有加入任何组织。我总是觉得，政治是一时的，文学呀这些东西才是永恒的。我就喜欢这样安安静静地看我自己的书。但后来，我的一个师姐告诉我，政治不是你不愿触碰就能远离的，你就生活在政治里。”

最后从翟老师的家里出来，我们才想起来，八十多岁的老人，就这样不停歇地跟我们讲了整整一个下午，竟然连口水都没喝过。我们不禁有些后悔，老师大约是太有礼貌，见我们不喝水自己便也不喝，早知如此，我们进门时就不应拒绝老师泡茶的好意。

那个年代的人，每个人的经历写出来都是一部传奇。这些老师，也不过是家中最普通的寂寞老人。平时也许没什么人会关心他们的过往，有时候念叨多了还会被子女嫌弃。我们这群学生带着莽撞与无知，为着一个暑期社会实践的目的，一窝蜂地去采访去聆听，去挖掘那些被埋葬在时间里的荡气回肠。听故事的人要的只是热闹，只是在他人的跌宕起伏中找补自己的遗憾与缺失。在别人看来或许是历经劫数尝遍百味在自己过来不过是行云流水云淡风轻。听故事的人走了，讲故事的人的生活依旧继续。

3. 社会实践感想——房涛

今年暑假，我有幸参加了“物院百年，桃李天下”的社会实践活动，采访了很多老教授，听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求学经历和物理学院的过去。这一切令我感触颇深，下面聊述一二。

首先，这些教授们的刻苦钻研精神令我印象颇深。物理学院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优良传统的学院，物院学子刻苦钻研的精神一直传承至今。比如祝世宁教授在水泥厂干活仍然不忘看书钻研，改进了水泥厂的自动控制设备，受到了上级的重视。而欧阳容百教授则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夏天南京作为“三大火炉”之一，非常炎热，有的

时候气温都达到了四十度以上。欧阳教授的书本都被汗水浸透了，仍然坚持学习。而冬天南京市的气温又会降到零下十几度，教室外面北风呼啸，学生在教室里面冻的瑟瑟发抖。欧阳教授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刻苦学习的，最终攀上了科学的高峰。

其次，教授们“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也深深的感动了我。南京大学物理学院走出过很多“两弹一星”的元勋，学子们具有浓浓的爱国主义情怀。比如金国钧教授就提到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曹天锡教授在给我们的寄语中说“少年强则国强”。可以说，南大物理系之所以培养出了很多国家的栋梁之才，不仅是因为刻苦钻研的精神，更是因为学子们的一颗爱国心。

最后，教授们给我们的寄语也令我感触颇深。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是教授们、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从教授给我们的建议和祝福中，我看到了“物院百年，桃李天下”的精神传承，也看到了老教授对我们的殷切希望和谆谆教诲。我们一定不能辜负他们的希望，我们要发奋学习，努力攀登科学的高峰，争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接班人！

回首过去，我们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展望未来，我们胸有成竹，信心百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物理学院这个集体绝不会在昨天的成功中踟躇不前，而是要不断进取，开拓创新，用我们的努力，为新世纪的祖国建设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4. 真实自有千钧之力——李佳悦

进到南大物理之前，其实是非常认真的权衡过是否去学中文的。讲故事或者叙人物，皆我所欲也。然而物理学院名声如此之盛，其实也不由得我不生孺慕之意。于是黑天白夜，奋战在纸笔键盘之间，渐渐无所谓感性矣，似乎难以对人事生出感动。这一次的口述历史实践，起初也只是为完成任务而来，幸好在完成任务之外我亦投入了一点心血，感慨仍是万千。

主要的采访任务期间，我在美国求学，因而错过了许多瞻仰大师的良机，

有我参与的或主导的访谈只有两位，欧阳容百与曹天锡，两位均已是耄耋之年。

欧阳先生健谈，曹先生却似乎是不吐不快。胸中丘壑成风景，奈何眼前已非人。

曹天锡的声音始终稳定，柔和，不疾不徐，然而带着很强的情绪。不知有多久没有这样与年轻人畅谈过了，对常年做学生工作的人而言乃是一种享受。起初我并没意识到他的身份的意味，几十年学生工作下来，他到底站在什么位置看到什么样的事态？之前没意识到的先入为主一点点被破除的过程，事实上非常不易接受。曹天锡入南大求学时年已28岁，有了家小，中共地下党员身份已经保持了许多年，在福建公安局工作了七年。这样的政治面貌堪称完美。一到南大，曹天锡一路从学生干部做到辅导员

再到学生工作，一路都是好党员典范，在任何时间段都没有变过，包括那些特殊时期从反右，到文革，到改革，到开放，到运动，到现在。曹天锡站的位置，很出乎我意料，他站在压迫者和统治者的位置。到如今他仍然对此切齿不已。最感幸运的是老人对这些毫无保留，丝毫没有忌讳，对当年的弊政直是痛心疾首。我看着这个矮瘦的老人，惊风密雨徐徐从他口中吐出，似乎时代也一起随着碾过去了。将他身形碾得如此单薄。

我们原意是触碰一些旧人旧事，未曾想到触及了一些疼痛的核心。张淑仪先生在我们的约访名单里排在第一位，然而她拒绝的最坚决。很难去揣测这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鲁莽，还是当年的黑暗让她已不再能轻易信任陌生的声音。张淑仪当年也是“陶园八怪”之一，其特立独行可窥一斑。蔡建华，龚昌德等等，有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亦在其中，以一副文人风骨嬉笑怒骂，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这是我以为的那一代大师的普遍面貌。然而曹天锡先生口中的当年，沉重在了另一个维度上。并不是受压迫而辛苦，也不是受轻视而辛苦，而是承担的责任太过于现实，太过于火烧眉毛。想象当时的责任，简直是不知如何担负，不知如何分辨。当年的校长郭迎秋任期间没少了遭诟病，想来艰难如斯。也难怪曹先生会罹患神经衰弱。

我相信他说的每字每句都足有力量挑破一层历史的面纱。如柴静的感叹，“真实自有千钧之力”，如果我们有时间，实在应当多去深入的挖掘那些人那些事。对我个人而言，这次事件的收获在于多少看清了一层真实的过往。那些离我太远的历史，很可能就此留下。千钧之力，一触即发。感谢那些老人。

附录三 实践团队分工

实践团队以四人为一小组的形式分组采访老师，每个小组大约采访六个老师。每个小组均需单独负责联络老师、准备采访内容、进行采访、采访录音、采访记录、采访摄像、采访录音逐字转录、采访稿撰写、小故事提取、采访感想描述等工作。

实践报告撰写分工如下：

姓名	工作内容
戴天誉	素材收集、排版
房涛	撰写实践体会
李佳悦	合作撰写实践过程
宋彦蓉	合作撰写实践过程
王星环	撰写实践总结
袁中杰	素材收集、排版

张楚珩	汇总与排版
钟贤鹏	撰写实践反思
朱金强	撰写前言

附录四 实践图片

整个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一直持续到2015年上半年，下面仅展示在2014年暑假期间采访的部分照片。



欧阳容百老师与实践队员相谈甚欢



欧阳容百老师与实践队员合影
(右二 宋彦蓉, 右三 李佳悦; 本实践报告参与成员列出, 下同)



侃侃而谈的都有为老师



都有为老师与实践队员合影
(右一张楚珩, 右二 王星环, 右三 戴天誉)



回忆起趣事曹天锡老师不禁开怀而笑



曹天锡老师与实践队员合影
(左三 戴天誉, 左五 李佳悦, 右三 宋彦蓉, 右二 王星环, 右一 张楚珩)



谈笑古今的张世远老师



张世远老师与实践队员合影
(左一张楚珩, 左二钟贤鹏, 右二朱翊玮, 右一王星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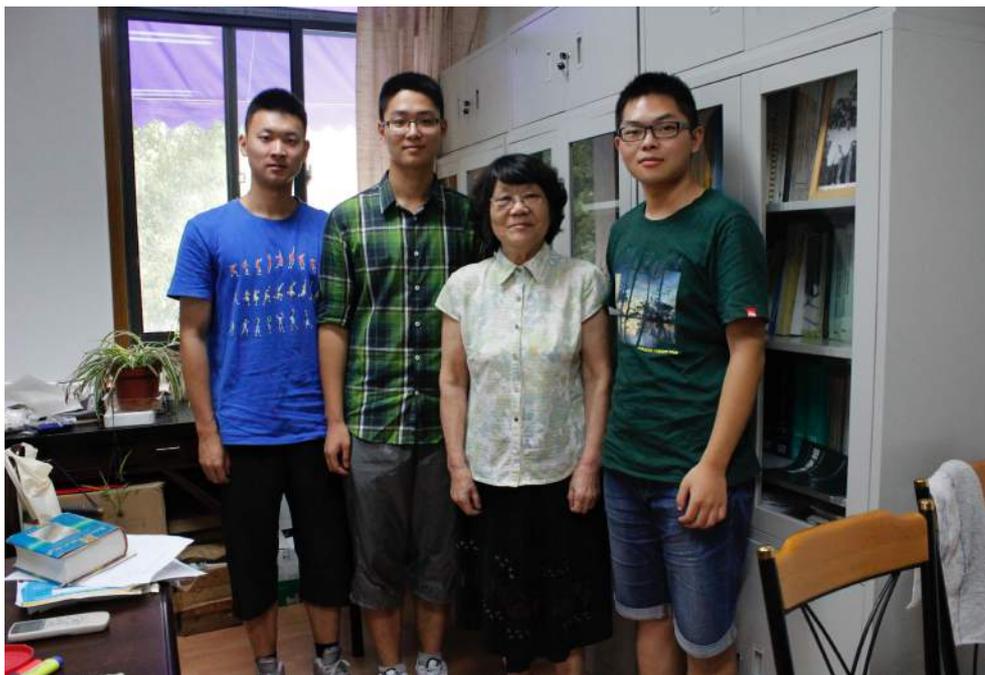
王炜老师与实践队员合影



翟宏如老师、陆渝蓉老师夫妇与实践队员合影
(右一 戴天誉)



杨明生老师与实践队员合影
(右二 戴天誉)



张淑仪老师与实践队员合影



潘元胜老师与实践队员合影